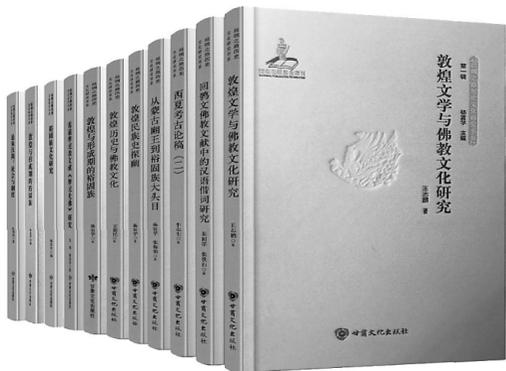




重推

探讨丝路历史演进与文化遗存

□ 杨富学



风光旖旎的河西走廊 资料图

丝绸之路是一条贯通亚、欧、非三洲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在中西交往的悠久历程中,中国的茶叶、瓷器及四大发明传至欧洲,给当时的西方社会带来了影响,至今在西方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反观丝绸之路对中国的影响,传来的大多是香料、金器等特殊商品,还有胡腾舞、胡旋舞等文化。尽管这些西方的舶来品在考古现场有发现,在壁画、诗词等艺术形式上西方的文化元素有展示,但始终没有触及中华文明的根基。

早在远古时期,虽然面对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之间并不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它已经被沿路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

丝绸之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最初,首要的交易物资并不是丝绸。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原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交流。而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于是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成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区经常使用的耐旱、耐饿的峰峰骆驼,在公元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而分散在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据传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才开始饲养马。双峰骆驼则在不久后也被运用到商贸旅行中。另外,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燃料。这样一来,一支商队、旅行队或军队就可以

进行长期、持久的旅行。

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强盛,出入河西走廊和连通各国的陆路交通业已被他们所熟知。丝路商贸活动大大激发了中原人的消费欲望,因为商贸往来首先带给人们的是物质上的富足,其次是来自不同地域的商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紫驼载锦凉州,换得黄金铸马蹄”,丝路商贸活动可谓奇货可点,令人眼花缭乱,从艺人、歌舞伎到家畜、野兽,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这一切都成了中原高门大户的消费对象与消费时尚。当时追求各种各样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官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城市居民阶层之中。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丰富了各国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更是繁荣昌盛。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由于生活的环境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如印度文化系统、中亚诸族系统、波斯-阿拉伯文化系统、环地中海文化系统、西域民族文化系统、河西走廊文化系统、黄河民族文化系统、青藏高原文化系统等。而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无疑是中原汉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波斯-阿拉伯文化。

季羡林先生曾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这两个地方汇集了四大文化的精华,自古以来,各个民族以及与之相伴的各种文化,都曾在这里交汇、

融合,进而促成了当地文化的高度发展。

除了敦煌和新疆外,不同文明的交汇点还有许多。其中尤以长安、撒马尔罕和伊斯坦布尔最具有典型意义。

西安古称长安,有着11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交流的坩埚,世所瞩目的长安文明就是由各种地域文化、流派文化融合而成的。在吸收整合大量外域文化之后,长安文明又向周边广大地域辐射,带动了全国的文明进程,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推向高峰,并进一步影响周围的民族和国家;同时中国的商品如丝绸、瓷器、纸张大量输出,长安文明的许多方面如冶铁、穿井、造纸、纺织等技术都传到域外,对丝绸之路沿线各地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是东西方文化长期交流、沟通的结果。

撒马尔罕可谓古代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枢纽城市之一,连接着波斯、印度和中国这三大帝国。关于该城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其为康国的都城,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由这里出发,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撒马尔罕有举世闻名的兀鲁伯天文台,建造于1428年-1429年,系撒马尔罕的统治者、乌兹别克斯坦著名天文学家、学者、诗人、哲学家兀鲁伯所建,是中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天文台之一。兀鲁伯在此测出一年时间的长短,与现代科学计算的结果相差极微;他对星辰位置的测定,堪称继古希腊天文学家希巴鲁赫之后最准确的测定。

伊斯坦布尔作为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和港口,是世界上唯一地跨两个大洲的大都市,海峡以北为欧洲部分(色雷斯),以南为亚洲部分(安纳托利亚),为欧亚交通之要冲。伊斯坦布尔自公元前658年开始建城,至今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其间,伊斯坦布尔曾经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拉丁帝国、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是丝绸之路亚洲部分的终点和欧洲部分的起点,其历史进程始终与欧亚大陆之政治、经济、文化变迁联系在一起,见证了两大洲许许多多的历史大事。

综上来讲,丝绸之路各种思想文化之间相互切磋砥砺,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中,包含着各民族对各种外来思想观念的改造和调适。“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踪。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通过多手段、多途径的传播与交流,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构成一道独具魅力、异彩纷呈的历史奇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可称得上是一条东西方异质经济的交流之路和多元文化传播之路,同时又是不同宗教的碰撞与交融之路。

为了进一步推进“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价值的研究,本人在甘肃文化出版社的支持下与合作下策划了“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得到全国各地学者的支持与响应。幸运的是,该丛书一经申报,便被批准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是一套综合性学术研究丛书,该丛书从不同方面探讨了丝绸之路的兴衰演进及沿线地区历史、语言、艺术等文化遗存。和以往的有关丝绸之路之路文化方面的论著相比,本套丛书特别注重于西北少数民族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在充分掌握大量最新、最前沿的研究动态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内容的选取和研究成果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前沿性。整套丛书也力求创新,注重学科的多样性和延续性。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杨富学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刻画人物 寻求真谛

□ 翟雄

甘肃籍作家许锋新作《龙潭奋飞——吴仲禧传》是一部红色革命题材长篇传记文学作品。全书36万字,以吴仲禧的成长历程为顺序,展现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多姿多彩的乡土风俗。该书的故事性、可读性较强,既像一部文化大散文,又像一部长篇小说,故事发展脉络清晰,人物形象生动传神。

吴仲禧16岁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21岁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北伐南征,抵抗日寇侵略,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新中国建设。观其一生,可歌可泣。

书写历史人物,要阅读大量历史资料,要深入到历史内核、历史情境中去,这是创作成功的基础和前提。尤其在当下,距离那个时代久远,人物、环境、情境均发生巨大变化,如何追求历史与艺术的统一,既要表现历史,更要观照现实,以当代人的意识审视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打动当下读者,这是摆在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很显然,作者在这方面下了功夫,查阅了大量史料,与吴仲禧后人多次深入交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素材,使作品达到了预期效果。

这部传记贯穿着正义之气、凛然之气。这种气息始终充盈在作品始末。这正是作者在采访、搜集吴仲禧的事迹并为其精神所感动,唤起体验,激发想象,产生思考而自然形成的。作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被濡染,进而激情澎湃、热血沸腾。

此书既包含百年沧桑的宏大叙述,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小故事。在细节描写方面,作者努力做到实事求是,不夸张、不虚构,对于不确定的事实,引用多种说法,并进行理性分析。

写人,必须写内心、写灵魂。吴仲禧经历了千辛万苦,他的生命信念和人生理想,在一次次生死抉择中闪烁着光华。他寻求救国之策,寻求生命真谛,有着人格美与

精神美。这些都是通过心理描写体现出来的。譬如,作品中写道:从1927年9月到1928年2月间,吴仲禧赋闲在家。但吴仲禧是一个有理想的革命青年,在那样一个大时代大环境下,绝不可能赋闲下去,躬耕陇亩,再次离家只是时间问题。他的妻子王静渊最了解丈夫。她既珍惜跟丈夫团聚的时光,舍不得他离开,又知道丈夫的理想是谁也阻挡不了的,那段心理描写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充分展示出来。

本书虽然是吴仲禧的个人传记,但作者不仅仅写了一个人,而是写了一群人。众多革命志士如一盏盏明灯,让身处黑暗中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之光。

《《龙潭奋飞——吴仲禧传》,许锋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动态

《了不起的敦煌》出版

日前,荣新江、顾春芳、郑炳林等十位学者联手打造的多角度、全景式的敦煌知识读物《了不起的敦煌》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重返丝绸之路的第一讲作为打头,探寻了敦煌在东西方交流中的重要地位,讲述了营造莫高窟背后的文化土壤。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通过详尽的历史资料,揭示了“敦煌”之名的由来,并从地理的角度讲述了千余年来往来于敦煌的各族人民。除了这九大主题,全书还设有“引论”和“尾声”,分别由艺术史家巫鸿和顾春芳两位学者撰写。巫鸿以“空间”为视角,引领读者走进莫高窟,感受其独特的空间布局与建筑艺术;顾春芳则在最后介绍了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三位重要的敦煌守护者,以“莫高精神”收束了整本书的叙述,也将书中展现的这场“敦煌之旅”,定格在了三危山下、宕泉河边那个安葬着常书鸿、段文杰等多位敦煌守护者的静谧角落。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讲清楚敦煌的重要问题,该书还专门设置了10张“专题图解”页面和26个重点洞窟的展开细读,其中“窟特说”专门放大了敦煌26个重要洞窟的重点细节。(应妮)

《寻味西北》出版

近日,我省青年作家张子艺的新著《寻味西北》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分为美饌、主食、小食、节令、食趣五个章节。书中讲述了食物的故事,更深入地挖掘了食物背后的文化和历史;食物与人、自然、社会的关系,展现了食物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意义,食物也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的桥梁。《羊肉抓饭:自然与山野的恩物》《辣子蒜羊血、粉汤羊血面》这

些意趣盎然的题目,在展示西北美食的同时,也从作者的视角,观照到她理解世界的角度。牛肉面里露出端倪的短暂爱情,是本地人心照不宣的对视;西北荒漠中长大的玫瑰热烈彪悍,精油和花瓣彼此成为商业世界的两端——价格高昂的玫瑰香水与寻常的玫瑰饼。

张子艺,甘肃省文艺创作传播中心签约作家,首届甘肃“散文八骏”。出版专著《舌尖上的丝绸之路》。(王郢)

纸上书店

《中国国情读本(2024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 编 新华出版社出版

本书图文并茂,直观反映了2023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就,聚焦科技创新激发澎湃新动力,从时政、经济、文化、科技、民

生等方面,生动展示中国的独特魅力,同时附有年度大事记,力求为读者提供权威、生动、准确、客观、及时的国情资讯。



张掖马蹄寺石窟 赵高翔

滴水藏海

浓郁的椒香

□ 王选

时值盛夏,正是花椒成熟之际。甘肃天水各县区,均有种植花椒,其中,麦积花椒就很有名。花椒熟,椒粒鲜红、饱满,一串串如细碎铃铛,挂在枝头。若有暖风拂来,椒香浓郁,弥漫山野。

母亲做浆水面时会用到椒粒。热锅,倒油,油熟,下几粒花椒进去。爆炝两三秒,倒入浆水。花椒粒炝浆水,清酸中有椒香。

天水种植花椒已有千年历史。天水花椒品种多为“大红袍”。“大红袍”三字,听着就喜庆、夺目。

到初秋,洋芋便可挖了。沿着洋芋垄,耕过去。犁头把泥土像书页一般翻开,一颗颗洋芋滚入犁沟中,沾泥带土,憨厚敦实。把犁沟中的洋芋捡到一起,装进袋子,码上架子车,拉运回家。

大洋芋,留着吃。小洋芋,用来做洋芋淀粉。把洋芋蛋倒进机器,不停加水,粉碎,压榨。洋芋渣和汁液分开流下来。汁液倒入大缸,需要多次换清水过滤、沉淀。杂质去尽后,舀去水,把淀粉从缸里挖出,晾晒干。

洋芋淀粉晒干,胜似白雪。捏起来,异常滑腻。

洋芋淀粉可做粉条。母亲做的手擀粉条最好吃。锅中水开,下入做好的手擀粉条,水花翻滚,粉条变得剔透。粉熟,捞入碗中,放蒜末、盐、调醋、酱油。挖两勺辣椒,撒一撮花椒面,热油浇上,滋滋有声,香味四溢。这便是麻辣粉。

天水武山县,紧邻定西。定西宽粉有名,其实,用本地洋芋淀粉做的武山粉条也好吃。每至秋天,县城随处可见晒粉。一米长的粉条,挂在铁丝上,垂下来,如瀑布,很是壮观。这些粉是机器粉,耐储存、耐煮,烩菜、吃火锅最好。

九月,庄稼收毕,颗粒归仓。人们下地,沿着辣椒垄,齐齐摘过去。摘下来的辣椒,用棉线串起,能串一米长。

一串、两串、三五串……挂在屋檐下。风把日子一天天揭去,也把辣椒一天天吹红。

冬天,辣椒干透了,手捏,咔嚓一声,便碎了。择一空闲,母亲把锅烧热,倒入油。退去柴火,将干辣椒切段,进锅爆炒。得不不停翻搅,否则易焦糊。我们叫“焙”辣椒。辣味从锅里四散开,很是呛人,远远就能听见。

“焙”好的辣椒,倒入石臼,一下下杵,杵成粉末,装进袋。食用时,挖几勺,浇了热油,啦啦声里,香味诱人。

在水,甘谷是“辣椒之乡”,已有四百余年种植历史。当花椒、粉条、辣椒等天水特产聚到

一起,会是什么风味?我想,这就是天水麻辣烫的味道,也是一座城在烟火中涵养的滋味。

天水麻辣烫跟别处有所不同。一是干拌,没有汤汁,各种料粘在食材上,更加入味。二是用大瓷盘或铝盘盛,既方便,能搅拌开,也体现了天水人的大气。三是得配白饼,就着吃,更有味道。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麦积花椒、甘谷辣椒,这是麻辣烫的“灵魂”。用筷子将一串串麻辣烫夹进盘中,放入碎花生、榨菜丁、撒盐、味素,还得来一撮花椒粉,舀几勺油泼辣椒,然后反复搅拌。于是,色香味,一应俱全。

最后,再配一碗手擀粉。一碗剔透、柔软、弹性十足的手擀粉,让人口水生津。吃麻辣烫,没有一碗粉,是不完美的。

今春,天水麻辣烫大火,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大街小巷,麻辣烫店门口,食客如潮。吃麻辣烫,登麦积山,谒伏羲庙。整个天水城涌动着欢喜,以诚挚之心迎接八方来客。街道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一盘麻辣烫,是烟火人间的密语,是黄土大地田间的馈赠。(摘自《人民日报》2024年8月12日)